

通義堂文集

通義堂文集卷十一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千金方考上篇

舊唐書孫思邈傳云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新唐書
藝文志云孫思邈千金方三十卷晁氏郡齋讀書志陳
氏直齋書錄解題皆云千金方三十卷孫思邈撰案千
金方之書以孫徵君所編爲特顯而千金方之名以范
世英所立爲較先蓋范與孫本屬同時范書早行而久
佚孫書後出而廣傳故人但知有孫書而不知有范書

耳隋書經籍志載千金方三卷范世英撰未言世英爲

何代之人新唐書藝文志列其書於徐之才秘方之下

姚僧垣集驗方之上隋書范世英撰之下卽次以徐王

陽郡王疑所謂徐王者卽指之才而言今考僧垣卒於隋開皇三年以前

周書本傳云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之才卒於北齊武平三

年以後北史本傳云武平元年重除尙書左僕射又云

侍中太子太師案後主紀云武平二年左僕射徐之才

爲尙書令三年以左僕射唐邕爲尙書令侍中祖珽爲

左僕射據此則祖珽執政與之才罷相皆在三年矣本

傳但云年八十卒而不言何年然其在三年以後則固

有明與之才既爲同時之人則世英與徐姚亦爲同時之人

可知孫徵君之卒在唐永淳元年

舊書本傳云永淳元年卒新書本傳云永

淳初卒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云永淳之號

自云開皇

本只二年初與元年有何分別何必改作

舊書本傳載盧照

辛酉歲生至唐咸亨癸酉年七十三

鄰序云思邈自云

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王氏鳴盛云開皇辛酉隋文帝在位之二十一年是年改元仁壽至照鄰作

序之年癸酉是唐高宗在位之二十四年咸亨四以是年當云年七十三而云九十三者此傳刻之誤耳

推之則永淳壬午年八十二似其生較晚不與世英同

時矣然當世之人皆言徵君不啻百歲舊書本傳載照鄰序又云詢之

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

王氏鳴盛云思邈

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蓋不欲以長生不死驚駭世人故自隱其年此說甚精

深得徵君之意孫氏星衍千金寶要序云家徵君生於

後周余檢舊書本傳云周宣帝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
輔政乃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夫周宣帝在位之時

隋文帝尙爲宰臣未建開皇之號而徵君已隱居却聘

則斷非生於隋也

王氏鳴盛云上文
明云周宣帝時隱
太白山隋文帝
輔政徵爲博士
此何

以云開皇
辛酉歲生

又云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洛州總管

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夫信爲洛州總管在西魏

大統三年十月其罷洛州總管在大統四年八月居此

職者不滿一期

周書本傳云大統三年秋至長安率眾
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四年戰不利

東魏遂有洛陽據周書文帝紀得洛
陽在三年十月失洛陽在四年八月下距後周受禪凡

十九年而徵君於是時年已弱冠則並非生於後周也

以聖童言之則非廿一以外之語以弱冠言之則非十
九以內之詞徵君見信之時其年必適滿二十自大統
三年四年上溯二十年前爲北魏神龜元年二年徵君
之生當在此兩年之內至北齊武平三年年五十四五
至隋開皇三年年六十五六是徵君與徐氏姚氏固同
時也然則與范氏同時又何疑乎隋書經籍志之例所
紀書目以撰述之人卒於隋義甯二年以前者爲斷其
唐初始卒者一槩不收

舊唐書高宗紀云顯慶元年五
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進史官

所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四庫全書隋書
提要云其十志本名五代史志以隋書居末故列於隋
書之中案唐初諸人如陳叔達蕭瑀虞世南魏徵之流
皆卒於顯慶元年以前並有文集而經籍志絕不闕入

他如陸德明孔穎達顏師古等詮釋經史之書俱用此例足以見其界限之嚴矣 范氏之千金

方既得著錄則其書必行於義甯二年以前矣葉夢得

避暑錄話言孫徵君作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後三十

年作千金翼其說必有所據核以千金本書自述之詞

有言貞觀四年者有言貞觀七年者有言貞觀中者外臺

秘要卷三十丁腫門引千金論曰臣以貞觀四年云云

又丹毒門引千金方曰臣以貞觀七年三月八日云云

又惡疾大風門引千金論曰臣以貞觀中云云就貞觀中一語繹之顯係追敘

之詞此書告成至早亦在永徽元年徵君年已百三十

二三歲可證葉說之確若自永徽元年以後更數三十年則千金翼方之成當在永隆元年徵君時年百六十

二三歲又閱二年乃爲永淳元年徵君得年百六十四

五歲

王氏鳴盛云舊於傳末直云永淳元年卒更不言年若干蓋的年實無可考而以上文歷敘者參詳

之則自是百餘歲人不言可知矣新則改云永淳初卒而又添一句云年百餘歲則反成贅疣案新書之贊誠如王氏之說至於徵君的年雖難確指然其歲數在百六十以外則實有明文若新書於百字下增六十二字則無可以享壽之歲推成書之年亦相符合則其書必議矣

出於永徽元年以後矣范氏之書早行於世徵君未有

不知

舊書本傳云初魏徵等受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屬訪之是經籍志之載范書固徵君

所知故所編之書名曰備急千金要方以別於范氏之

千金方與葛稚川所編之書名曰肘後救卒方

舊唐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皆有救卒二字晉書葛洪傳救卒以別作要急隋書經籍志但言肘後方者從省文也

以別

於扁鵲之肘後方

隋書經籍志有扁鵲肘後方三卷

事正相類唐宋以

下醫家撰述未嘗言及范氏之書其爲久佚無疑故後人引徵君之書多從省而曰千金方者因范氏之書已亡與引稚川之書多從省而曰肘後方者因扁鵲之書已亡事亦相類蓋書果並列則同文者恆患其消書旣專行則省文者不慮其混也范書之名千金雖未審其何所取義然揆度其情疑亦如莊子所記百金之方

宋卽

人不纏手之藥

史記所記萬金之藥

見體夫傳

皆言其價之鉅耳若

徵君之書則專以拯人爲念而非以獲利爲心其自序云以爲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故以

爲名也

徵君特著此義蓋亦申明大旨所以別於范氏之書

真藹然仁者之言宜

其廣傳於天下後世矣豈僅以卷秩十倍於范氏爲足見裒輯之富哉

千金方考中篇

新唐書藝文志於孫思邈千金方三十卷之外復載其千金翼方三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並與之同 四庫全書收千金要方九十三卷簡明目錄云唐孫思邈撰原本三十卷又千金翼方三十卷此本混合爲一孫氏星衍千金寶要序云千金方本與千金翼方爲二書今俗本千金翼方九十三卷

案翼字乃要字之誤

不知何

人更其次第千金前方竟不可別案要方翼方之古本雖已不傳然外臺秘要所錄之方援據此兩書者居其大半而門目卷第亦皆縷析條分彼此秩然不相牽涉今卽所徵引者參伍錯綜以求之其體裁異同尙可得而考焉是故就序次而論有要方本在前翼方移於後者要方癰在卷五翼方癰在卷十一見外臺卷三十五所引要方癰在卷十翼方癰在卷十八見外臺卷五所有要方本在後翼方移於前者要方關格在卷十五翼方關格在卷七見外臺卷二十七所引要方蠱在卷二十五其異一也就翼方蠱在卷十五見外臺卷二十八所引編訂而論有要方本合爲一翼方特分之者要方跌傷在卷二十六翼方則跌傷在卷十一蠱傷在卷二十四見外臺卷二十九及卷四十所引有要方本

分爲二翼方特合之者

要方面病在卷六疣贅黑子在卷二十四翼方則面病與疣贅

黑子皆在卷五見外臺卷三十及卷三十二所引

其異二也就輦輯而論有要

方卷數本多翼方反較少者

要方卷五卷六爲小兒方凡兩卷翼方卷十一爲小

兒方止一卷見外臺卷三十五所引

有要方卷數本少翼方反較多者

卷二至卷四爲婦人方止三卷翼方卷五至卷八爲婦人方凡四卷見外臺卷三十三及卷三十四所引其

異三也然則兩書之互異者從可知矣以言乎沿襲有

要方採古書而翼方復採之者

仲景療傷寒大承氣湯千金方并翼同見外臺

卷一

有要方述舊論而翼方復述之者

肘後療中蠱論千金方並翼同

見外臺卷二十八所引

其同一也以言乎變通有要方加減成劑

而翼方亦加減之者

刪繁療霍亂伏龍肝湯千金并翼有乾地黄五兩無黃蘗見外臺卷

六所引有要方改易昔名而翼方亦改易之者深師療黑痘赤小豆

茯苓湯千金方名赤苓散千金翼同見外臺卷四所引其同二也以言乎創造有

要方著妙法而翼方從而著之者千金療漆瘡磨石泥方翼同見外臺卷二

十九有要方施禁術而翼方從而施之者千金療貓鬼畫灰法翼同

見外臺卷二其同三也然則兩書之相同者亦可知矣

若夫所記之方翼方與要方約同而品味偶有異者小

癩黃疸茵陳蒿湯千金翼同干所用之藥翼方與要方

金加大黃見外臺卷四所引集驗療皴皸塗面方千金有木

全同而銖兩微有異者蘭一斤翼云半斤見外臺卷三

十二此則同中之異也至於病之辟除翼方與要方各

異而祛邪則必同者千金有辟溫丸等方千金翼有疾

之禳解翼方與要方亦異而去患則皆同者

千金載肘後止瘧發

之方千金翼載岐伯去瘧鬼之方見外臺卷五所引

此又異中之同也觀於翼方

自序云所以更撰方翼三十卷共成一家之學譬輓軌

之相濟運轉無涯等羽翼之交飛搏搖不測蓋徵君之

作翼方本慮要方所未備用是重加蒐聚另爲一書

凡要方之英華總括於翼方之內而引申推廣以竟其

盛業者則後定之帙實過於先出之篇故要方之抬傷

寒僅守前人緒論而翼方所闡發者則已之心得爲多

誠以壽逾耄期而好道之心不倦年彌高斯學益邃耳

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思邈作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妙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以未盡通仲景之言

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
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案徵君作要方時非不能
識傷寒特以虛心求道未肯輕於立說至作翼方時學
力愈深乃舉夙昔所蘊者筆之於書耳晁氏公武跋要
方以爲議者頗恨其獨不知傷寒之數此則淺之乎測徵君矣
讀徵君之書者必明乎
兩書所以同然後知法之有定又必明乎兩書所以異
然後知道之無窮是要方與翼方固相輔以行相資爲
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後代習方書之士厭其篇頁太多
旣刪併其文又離析其卷而部居之別義例之殊則聽
其雜糅置之不顧於是舊本漸廢新本盛行收藏之家
大率皆九十三卷之本其要方翼方各三十卷之本惟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言有此書而今則無從得見洵可

惜矣所幸者外臺具存猶易尋其端緒若果依此編纂
自可頓還舊觀譬諸虞仲翔之注易經雖殘闕已非一
日而李氏集解所有者尙能排比以成書也況乎要方
翼方所本者皆六朝以前之秘籍倘其理而董之不獨
此兩書煥然一新卽華元化等人之醫方何難考見其
大畧哉是在有志者勉之而已

千金方考下篇

宋宣和六年郭氏思就孫徵君千金方內選其簡易者
勒石於華州公署名曰千金寶要明隆慶六年秦藩重
鐫之分爲十七卷附論及千金須知爲十八卷立碑於

耀州真人祠孫氏星衍據重鐫拓本刻入平津館叢書之內編爲六卷其序云此宣和時擇要本當從前方錄

出者今案孫氏所謂前方者乃指要方而言其上文云葉夢得避

暑錄話稱其作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後三十年作千金翼今俗本不知何人更其次第千金前方竟不可別指要方無疑蓋因要方作於前翼方作於後耳然以

寶要所載諸方核之頗有與外臺所載翼方字句相合

者就中如客忤之可療卷三云卒忤死炙手十指爪下

二十七見外臺蠱毒之可痊卷五云中蠱方樹樹北陰

卷二十八所引夢魘之可蘇卷三云鬼魘不悟炙兩

卷二十五亦見外臺癰疾之可愈卷十六云癰方搗羊

外臺卷二十八所引蹄根云云其方出於

翼方卷二十三見外臺卷三十所引皆其證佐確鑿顯然無疑者也況又

有云千金翼作某者

卷十六又云指痛欲脫豬脂和鹽煮令消熱內其中食久住千金翼

作和

是當日纂集寶要本以要方翼方參定而成作者

固已明揭其旨矣然則寶要之名卽提要舉要之意豈得謂止收要方而不及翼方哉或曰新唐書藝文志載千金髓方二十卷隆慶間秦府委官李海校刻寶要序云拾遺一段茲皆附之各類小兒兩類併而爲一若將拾遺小兒兩卷仍前分之加以今本十八卷適得二十卷之數疑寶要原係髓方而更變其名此說似乎近理而實不然蓋髓方久已失傳惟本草綱目所引尙有數

則而皆爲寶要所無

綱目卷十七商陸條引千金髓方水氣腫滿云云卷三十五榆白皮

條引千金髓方火灼爛瘡云云卷五十一豬肚條引千金

髓方溫養胎氣云云今檢寶要卷一婦人類卷八瘡疽

類卷十二水氣類卷十六是歐宋所紀之髓方與寶要

瘡漏類此數方並不在內

無與矣郭氏仕於宋徽宗之世上距新唐書告成已隔

數朝寶要內附郭氏評議之語非歐宋所及見

未卷之首條先

引千金論曰云云繼之以思以謂云云所謂思者卽郭

氏之名其下文又有孫氏曰云云其末則云斯言可謂

切至矣孫氏以下乃郭氏援引徵君之論斯言以下則郭氏稱頌徵君之詞也是郭氏所輯之

寶要與髓方無與矣又安可附會以爲一耶要之徵君

所撰醫方自唐迄宋流播最廣節錄之本類於寶要者

不一而足其專言時氣者則有月令

綱目卷十麥飯石條卷十六鱧腸草

條卷十八五味子條及黃藥子條卷三
十六南燭條皆引孫真人千金月令
其專言飲膳者

則有食忌綱目卷十五惡實條卷十六蜂蜜條皆引孫真人千

金食其專言祝由者則有禁經通志藝文畧有孫思邈

後亦列禁經五卷其專言灸法者則有鍼經其專言經

絡者則有導養圖通志藝文畧載鍼經一卷並云孫思邈撰其

專言補益者則有枕中記綱目卷十八天門冬條卷二

中皆僅得要方翼方之一體而已晁氏跋要方云著用

記灸之穴禁架之法以至導引養生之要無不周悉又跋

翼方云林億等謂首之以藥錄次之以婦人傷寒小兒

者皆指意云今考綱目所引與外臺所引大約相合
是食忌以下六書其具體而微者則髓方而外或以集
固摘錄之本也

效爲名

綱目卷八粉錫條引孫真人集效

或以纂錄爲名

通志藝文畧載千金纂錄

一或以手鑑爲名

宋史新編藝文志載千金手鑑二十卷

或以秘要爲名

通志藝文畧載千金秘要備急方一卷

大抵鈔撮要方翼方以便於檢閱

者也諸書散佚今並無存

綱目卷十二白朮條引千金良方疑卽指要方而言卷三

十二秦椒條卷五十一鹿茸條麝香條皆引續千金方疑卽指翼方而言未必別有兩書其有完帙

者惟寶要耳郭氏所見之要方翼方乃北宋以前善本

其勝於今本者正復不少雖條目間有未全

如傷寒有論無方之

類銓次間有未協

如蛇蝎等毒之後虎犬馬傷之類配合前難以喉痺金瘡等三卷之類

間有未善

如疫瘴濁淋合爲一卷之類

分析間有未安

如論與方不相附麗之類

後人不必曲爲回護而究之所列諸方頗有外臺所未

及引者藉以補苴罅漏正不得以小過掩大功矣昔魏氏了翁刪羣經正義以爲要義而校注疏者多有取焉以此推之則郭氏刪要方翼方以爲寶要其亦校千金者所不可少歟

痘考上篇

字書之載痘字始於字彙論者謂古人無此疾故古書無此字然以醫家舊說考之其疾實非起於今時但痘乃俗字而正字則當作豆蓋其形類於豌豆故有豌豆瘡之名外臺秘要卷三引巢氏病源論云其瘡形如豌豆亦名豌豆瘡又引千金方十一首延年方一首古今錄驗方一首豌豆一名斑豆故有斑豆瘡之名本草綱目

豌豆條載別錄青斑豆之名卷二十六蕪菁條卷二十

七馬齒莧條皆載肘後豌豆斑瘡方卷三十四乳香條

載聞人規痘疹論斑豆不快方卷五又名麻豆故有麻

十一犀角條時珍有發斑豆瘡方

豆瘡之名綱目卷二十四豌豆條有麻累之名注云老

卷十五漏蘆條引別錄云瘡痺如麻豆可作浴湯外臺

卷三十二面戲砲門載古今錄驗療面皯氣盛如麻豆

瘡其結痂似麥麩故有麩豆瘡之名綱目卷三十六密

豆方卷四十六眞珠條載李珣小兒麩豆瘡方卷五十

二人血條引陳藏器云羸病人身麩片起今案陳氏所

言雖非指麩豆瘡然就省文言之亦可但曰豆瘡自豆

取象命名亦屬相近

變爲痘相沿日久而其字尠有作豆者矣本草類方痘

豌豆斑瘡方改又以古方治法考之或用豌豆綱目卷

豆爲痘尤非

豌豆條時珍注云研末塗癰腫疔瘡又載四聖丹云治

小兒痘中有疔惟牛都御史得秘傳此方用豌豆四十

九粒綱目卷十八或用山豆根條或用大豆綱目

十四大豆條引子丹或用小豆外臺卷三載千金碗豆

秘錄碗瘡煩躁方或用小豆外臺卷三載千金碗豆

白傳或用綠豆綱目卷四十四牛蟲條引譚野翁預或用

三豆或用五豆綱目卷二十四綠豆條載扁鵲三豆飲

一升云云又載一方加黃蓋瘡以豆爲名卽以豆治之

大豆白大豆名五豆飲蓋瘡以豆爲名卽以豆治之

綱目卷二十二麥麩條時珍云或小兒暑月出痘並用

夾襖盛麩縫合藉臥是麩豆瘡亦可以麥麩治之矣

與病名百合卽以百合治之外臺卷二傷寒百合病門

滑石代赭湯百合雞子湯百合生地黃湯潰其例正屬

百合水洗身法又載千金百合根方三首

相似則其字之當作豆無可疑也然痘字雖係後出而

仍從豆字得聲與疔字仍從丁字得聲外臺千金等書

疔事亦適等較諸疾字取義於火說文疾字下云熱病也

其字从火故

瘡字取義於音

說文瘡字下云不能言也从疒音聲

痂字取

義於加說文痂字下云疥也从疒加聲段注云案痂本謂疥後人乃謂瘡所脫鱗爲痂此古義今義之

介與痂雙聲之故耳頗相比附尙不悖於六書之理

惟自痘字盛行而豌豆斑豆麻豆蕤豆之名醫家鮮能

舉者此則失之於不考耳若夫今人以面斑爲麻本由

斑豆麻豆之號而生俗說之有根據者也明乎麻字之

爲古語不愈見豆字之爲古名耶至於豆謂之花五代

以前早有此號五代史補卷一云陳黯東甌人才思敏連時年十三袖卷謁本郡牧時面上有

斑瘡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何不詠歌黯應聲曰玳瑁寧堪比班犀詎可加天嫌未端正敷

面與裝花所謂班瘡卽指豆瘡而言所謂花貌裝花卽指出花而言蓋花卽華之俗字自初出言之則曰花自旣成言之則曰豆亦取華實兼收之義而已孫氏星衍因豆毒出花遂以丹毒反花瘡當之則與古人方論殊不符合孫氏重刻千金寶要序云書中謂今俗稱豆瘡爲小兒丹毒又有反花瘡元人奇效良方始謂之痘疹可証俗人謂此疾出於近代者非也余案寶要所載之小兒班瘡卽班豆瘡之省文而丹毒及反花瘡則與豆瘡無涉外臺卷三十反花瘡類引病源論云初生如飯粒其頭破則血出便生惡肉內反散如花形又丹毒類引肘後論云夫丹者惡毒之氣五色無常或發於節解多斷人四肢蓋疽之類據其所言之形狀絕不與豆瘡相近無庸牽合爲一也其說固未可從然謂古有豆瘡非出於近代此則卓然先覺之論洵至當而不易者矣

痘考中篇

近日醫家治痘者特設此科而古人治豌豆瘡則附載

於天行類中與發斑相次蓋豌豆斑豆名異而實同故

編書者取以並列

外臺卷三天行類天行發斑方三首之後卽繼以天行發瘡豌豆痘瘡方

一十卽傷寒溫病亦有發斑其立論多與天行發斑不

殊

外臺卷一傷寒類載華陀方及古今錄驗論發斑各一則卷三天行類卷四溫病類各載病源論發斑一

則語意均屬相類綱目卷二十六乾薑

條引龐安常傷寒論有斑豆厥逆之語其處方每與天

行豆瘡不異

外臺卷三天行豌豆瘡類載千金方黃連云云又載延年大青湯方今考卷四溫病

發斑類載古今錄驗用黃連方與千金全同又考南陽

活人書治傷寒發斑用大青湯與延年正合其他類此

者尙均未嘗更分門目若夫小兒類中麻豆瘡別有火

灼之名

外臺卷三十六小兒火灼瘡類引千金方云一身盡有如麻豆云云又引千金翼方煮大豆云

云而發斑治法仍詳於傷寒天行溫病之內

外臺小兒傷寒類引

千金論曰夫小兒未能冒涉霜雪然天行非節之氣其亦得之有時行疾瘵之年小兒出腹便患斑者也治其時行節度故如大人法但用藥分劑少異藥小冷耳又載其方三首小兒天行類載廣濟千金劉氏方共八首

究非另立一家誠以斑豆之瘡皆因時氣而出天行與

傷寒溫病情狀雖有不齊

外臺卷一引小品論曰古今相傳稱傷寒為難療之病天

行溫疫是毒病之氣而論療者云傷寒是雅士之辭云天行溫疫是田舍問號耳不說病之異同也考之眾經

其實殊矣

而核其大端則不甚相遠

外臺卷一卷二皆傷寒類卷三係天

方說宜辨而核其大端則不甚相遠傷寒類卷三係天

行類而溫病類即在卷四之首三者本聯類而故傷寒

及所載方論彼此互有出入而指趣實相貫通故傷寒

溫病可以天行統之上世性情較淳資稟較厚感時氣

者恆淺所謂豆瘡或發於中年或發於晚歲甚至終其

身不發而幼時卽發者罕有其人此所以方書無專條

而治小兒者亦不以是爲重也後世賦質漸薄風會漸

漓而時氣之相侵又益滋熾加以軍旅數動此疾復隨

疫癘以俱興一盛於晉建武之年綱目卷十三升麻條

云比歲有病天行發斑瘡云晉元帝時此病自西北流

起名虜瘡卷三十九蜂蜜條引肘後天行虜瘡方云此

歲有病天行斑瘡世人云建武中南陽擊虜所得仍呼

爲虜瘡今考建武卽晉元帝年號晉書南陽王模傳附

載其子保事云都尉陳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

以討羗證以本紀及通鑑其事正在建武年間羗地又

在西北綱目所引兩條上下文字句約畧相同其爲一

事無疑外臺卷三天行發斑類引肘後方以綱目校之

與蜂蜜條頗合而與升麻條小殊蓋所據之本互異也

後人因漢世祖時亦有建武年號遂以南陽王事移屬

於馬伏波再盛於唐永徽之日外臺天行發斑類又引文仲云高宗永徽四年

則誤甚矣此瘡從西域東流于海內綱目卷十六葵條引外臺此

段而申之曰按此卽今痘瘡也余以唐書高宗紀及通

鑑考之永徽建元凡六年至七年正月改元顯慶四年

未嘗征伐西域四字必傳寫之訛元年有擒突厥車鼻

可汗事與西域無涉六年有命程知節討西突厥賀魯

事其地雖在西域然其祖儀出師實在次年改元以後

惟二年七月有遣梁建方等討賀魯事三年正月有梁

建方等大破處月朱耶狐注事蓋遣將在二年奏凱在

三年四字當是三字之誤文仲所記者必指此事而言傳染既廣流毒愈深於是

發者習以爲常不發者轉以爲變寢假而遲發者少早

發者多業幼科之家遂以是爲先務間有明於醫理者

知其逐日傳經之候與傷寒異流同源而積習相沿大

小方脈久已判而爲二雖市井恆言尙有天花之名然

語以豆瘡本天行溫病無不以爲怪矣豈其習焉不察
能言者未必果能知歟

痘考下篇

徐氏大椿蘭臺軌範引錢氏小兒直訣五臟瘡疹症治
而申之曰此卽後世痘瘡之症其病與癍疹同列並無
起脹成漿收靨等說大抵宋時之瘡形治法不過如此
近日愈變愈重與癍疹絕不相類治亦迥別余案徐氏
謂痘瘡本與癍疹畧同其語未爲無見然又謂昔時之
瘡形治法與近日迥別則大不然今考豌豆斑豆豔豆
諸瘡戴白漿而生紫癍見於肘後

外臺卷三天行發斑
門載肘後云頭面及

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瘰得差後
瘡癢紫黯彌歲方滅此惡毒之氣也又載文仲引陶氏
云須臾遍身皆戴白漿此惡毒氣余考肘後方乃葛
稚川所著陶隱居所補所謂陶氏當指隱居而言
落良而靨黑壞見於千金外臺天行豌豆瘡類載千金痂
落良而靨黑壞見於千金外臺天行豌豆瘡類載千金痂

瘡皆黑靨不出膿死不療是葛稚川陶隱居孫徵君之論此症卽有

起脹成漿收靨等說不得謂瘡形與近日迥別矣活血

宜紫草乃韋宙所用而蘇頌因之綱目卷十二紫草條

韋宙獨行方治豌豆瘡煮紫草湯飲後人相承用之其
效尤速時珍曰其功長於涼血活血故痘疹欲出未出

宜用解毒宜升麻乃葛氏所用而王燾因之綱目卷十

載葛洪肘後方云豌豆瘡以蜜煎升麻時食之并
以水煮升麻縣沾拭洗之時珍曰升麻能解痘毒余考
外臺天行發斑門引肘辟惡宜胡葵乃掌禹錫所用而
後方與綱目所載約同

楊士瀛因之

綱目卷二十六胡荽條載嘉祐云豌豆瘡

竄能辟一切不正故痘瘡出不爽快者能發之按楊士瀛直指方云痘疹不快宜用胡荽酒飲之以辟惡氣

清胃宜犀角乃李珣所用而錢乙因之

綱目卷五十一犀角條載海藥

云主小兒蕪豆錢氏小兒方云痘瘡稠密不拘大人小兒生犀于澀器中新汲水磨濃汁冷飲服之時珍曰磨

汁治痘瘡稠密瀉

去熱宜兔肉乃甄權所用而李時珍

因之

綱目兔肉條載藥性本草云臘月作醬食去小兒

因其性寒而解熱耳

是東晉而還北宋以上所有藥品今人亦不

能出其範圍不得謂治法與近日迥別矣且也外臺紀

差後禁忌詳於傷寒天行溫病各門視後世之將慎痘

瘡實爲彷彿安在今必異於古哉雖曰運氣不同隨時

變易薑石東壁土之類近日罕有言之者

綱目卷十薑石條引唐本

草云主治熱豌豆瘡丁毒等腫卷七東壁土條引甄權云同規殼爲末傅豌豆瘡

葵菜馬肉之

類近日無有施之者

綱目卷十六葵條時珍曰案唐王

菜葉以蒜齧啖之則止又聖惠方亦云小兒發斑用生

葵菜葉絞汁少與服案此卽今痘瘡也今之治者惟

恐其大小二便頻數洩其元氣葵菜滑竅能利二便似

不相宜而昔人賴之豈古今運氣不同故治法亦隨時

變易與卷五十馬肉條引兵部手

集云豌豆瘡毒馬肉煮清汁洗之未可株守古書致失

之於拘滯然博考而加以善擇亦足爲參酌之資也況

乎時行豆毒古人以油劑防之

綱目卷二十二麻油條有預解痘毒之方注云

外臺云時行痘暖恐發痘瘡用生麻油一小盞云云末

云瘡自不生矣此扁鵲油劑法也余案唐時尙無痘字

痘瘡當是此卽近日稀痘之方所自防畜有豌豆瘡古人

豆瘡之訛

以黍汁洗之

綱目卷二十三黍稷條引千金云天行此
疏瘡不拘人畜用黍稷濃煮汁洗之

卽近日牛痘之法所由來然則種痘之書今人得以愈
精愈密者仍就昔賢之遺意而推廣之耳謂非從微至
著沿其流者必當溯其源耶

汪近垣先生金匱要略闡義序

自昔儒家以師承爲重醫家亦以師授爲先史記扁鵲
傳載其受醫學於長桑君倉公傳載其受醫學於陽慶
與儒林傳載經師之授受例正相同張氏仲景爲醫家
大宗所著金匱要畧其中引師曰者不一而足蓋卽漢
代醫師之言而仲景續述師承以告後學猶許叔重作

說文解字引其師賈待中之言也然則醫家援據師說以著書其所由來久矣儀徵汪近垣先生家世業儒尤深於醫理學醫於同邑名醫李西垣先生授受淵源具有端緒西垣先生之醫道見重於江都焦里堂先生及其子虎玉先生嘉慶乙丑閏六月虎玉先生邁疾似疹而陰躁西垣先生診之曰脈緊不渴非疹也投以眞武湯而愈然羣醫仍議其好奇丙寅歲虎玉先生見鄭素圃醫案云寒極於內逼陽於外陰痲也與西垣先生所言相合益歎其術之神及丁卯三月里堂先生病寒其時西垣先生已卒虎玉先生延先生診之先生謂耳聾

舌黑而滑脈洪大無倫少陰之陽欲亡矣非參附不救
羣醫或咻之謂舌黑脈大爲陽證虎王先生憶鄭素圃
醫案云耳聾昏睡少陰非少陽脈反散大眞陽欲脫之
機舌黑而滑腎水凌心也與先生所言無異遂決計服
參附之藥應手而痊蜜梅花館文錄中有鄭素圃醫案
序詳記其事以見先生眞能得西垣先生之傳當是時
先生年甫弱冠而醫術已精其後擅重名者垂五十年
齒彌高而學彌粹生平得力者尤在仲景之書咸豐庚
申哲嗣少垣以先生所著金匱要略闡義見示屬爲作
序書凡二十四篇其中多援引西垣先生之醫案如第

一篇所述治符姓脅痛之案第十二篇所述治趙姓脊
心惡寒之案及治余姓腰背常痛之案揚州府志藝術
門內西垣先生傳中備列其事其它各案大都互見於
西垣診籍李翁醫記兩書至於第一篇中言肝本在右
而氣行於左尤西垣先生獨抒心得之創論因學易以
悟其消長之機者得先生推廣引申其有功於醫學大
矣西垣先生曾著金匱要略注二十二卷其書今已無
傳有先生此書畧存梗槩其宗旨尙可推測而知較之
三國時廣陵吳氏輯其師華元化之方體例雖殊而志
趣如一皆不忘師訓者也先生自少至老活人甚眾惜

未存診籍之書然卽觀於里堂先生之獲痊已足見其爲功不淺蓋里堂先生疾亟之時雜卦傳一篇往來於心自憾易注未就及旣愈之後延壽十數年不但易學三書告成卽孟子正義等書亦次第蒞事徵先生之力不及此昔元時賢相廉孟子有疾揚州名醫王仲明迨往處方一匕立愈時人以爲能起廉相國功在天下生民然則先生能起里堂先生豈非功在聖賢經傳者歟少垣好學能文兼通醫理謀刊先生著述以廣其傳不獨闡揚先德之孝思亦嘉惠來學之盛意也夫曲禮所謂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舊疏謂三世乃三古言醫之書

非三代習醫之士其說是矣然古者學出世官故有官族知疇人世業不獨推步爲然若宋時著醫說之張季明元時著世醫得效方之危達齋皆數世工醫未始非古人家學相傳之意無異於虞氏傳易伏氏傳書也況仲景元化皆曾舉孝廉實以名儒而爲良醫則醫道非儒家所當從事者乎今少垣旣傳儒業復習醫方其於先生此書不啻弓冶箕裘之相繼矣毓崧上世累葉儒門先祖琢齋公邃於醫道而毓崧僅傳儒業未習醫方勉序先生此書豈能無愧於少垣也哉

朱雲林棠湖鷗寄圖序

吾揚醫師之撰述流播至今卷帙完具者以許學士本
事方爲最古而近人習醫者罕有肄業及之同里朱君
雲林深挈醫理於學士之著作尤能洞悉其精微咸豐
癸丑避粵寇之亂相遇於邵伯埭以棠湖鷗寄圖屬題
余謂學士當建炎擾攘之時揚郡眞州並遭蹂躪其倉
皇轉徙諒亦不異於今及兵火漸安民間疾疫學士親
行閭巷視療所活甚多遂以誠感靈神致得官延嗣之
報信乎天道之不爽矣今朱君處困境而施仁術惟以
活人爲志而不以獲利爲心正與學士之所行後先合
轍則棠湖之寄迹不啻杏林之隱居吾知天之福佑其

躬而昌盛其子孫者正未有艾也爰跋諸圖尾以爲異日之左券焉

墨家出於清廟之官說上篇

漢書藝文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隋書經籍志云墨者漢書以爲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案隋志所言最能申釋漢志之意今以墨子本書考之其大旨皆主於宗廟鬼神是故或言宗廟之宜先

明鬼下篇云且惟昔者夏商周三代之聖王

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

或言宗廟之貴潔

節用申篇云然則爲宮室

之法將奈何哉其或言告宗廟之必謹迎敵祠篇云公

中蠲潔可以祭祀或言毀宗廟之當誅非攻於太廟

曰各死而守既誓公乃或言毀宗廟之當誅云於此爲

退食舍于中太廟之右或言毀宗廟之當誅云於此爲

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此所守在宗廟之證也

燔潰其祖廟以亂聖人之緒此所守在宗廟之證也

或言鬼神之前知耕柱篇云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

神知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或言鬼神之鑒察明

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或言鬼神之鑒察明

下篇云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賞於

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或

言事鬼神之盡禮尙同中篇云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

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或言慢鬼神之愆儀若苟貧是菜

春秋祭祀不敢失時或言慢鬼神之愆儀若苟貧是菜

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此所敬在鬼神

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此所敬在鬼神

之證也然則墨子之爲道固不外乎祭祀之間矣周時

掌邦禮者統以春官而大小宗伯實爲之長其所首陳

在祭祀之吉禮而於宗廟鬼神之典敘述尤詳

大宗伯云掌建

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

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凡祀大神享大

鬼祭大示治其大禮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右

社稷左宗廟辨廟祫之昭穆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誠以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禮官之職舉此爲大綱耳若夫

春官之屬其位次於宗伯者是爲肆師所主者無非祭

祀而皆佐宗伯以行之

肆師云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

展犧牲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國之

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禮

隋志於宗伯之後

繼以肆師者蓋因肆師之職掌仍卽宗伯之職掌也然

則所謂清廟之守者無他夫亦曰宗伯之官而已至於

分禮官之一職以協輔宗伯者大抵於祭祀之事各有

所司蓋司祈祥者其官爲祝大祝云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掌六祈以

同鬼神示凡大禋祀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小祝

云掌小祭祀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大祭祀凡事佐大

祝司致福者其官爲宗都宗人云掌都祭祀之禮凡都

祭祀之禮凡司禳災者其官爲巫司巫云國有大裁則

祭祀致福凡司禳災者其官爲巫帥巫而造巫恆凡祭

祀守瘞男巫云冬堂司習儀者其官爲史太史云大祭

贈春招弭以除疾病司習儀者其官爲史祀戒及宿之

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

事者攷焉小史云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

所
列
之
職
掌
咸
在
宗
廟
鬼
神
而
墨
子
書
中
言
及
祝
宗

巫
史
者
不
一
而
足

明鬼下篇云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迎敵祠篇云靈巫或

疇焉給禱牲必敬神之巫卜祝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祝史舍于社祝史宗人告社號令篇云巫舍必近公舍必敬神蓋祭祀於宗廟之內者非祝宗巫史諸人則之巫祝

無以集事雖大小宗伯位居長官亦賴此四者以贊襄然後鬼神可得而禮故清廟之守此四者亦與有責焉

墨子之學遠則發源於史佚所述

漢志墨家有尹佚二篇注云周臣在成康

時也汪氏中墨子序曰周太史尹佚身

近則私淑於史

角所傳

呂氏春秋當桀篇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

魯墨子學焉高誘注云其後史角之後也

史官本執事於清廟之中

汪氏中

云劉向以爲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

與祝宗巫三官

既同屬於宗伯而祭祀鬼神之禮其職又彼此相聯有

時祝宗巫不備其官則史官可以兼攝

汪氏中左氏春秋釋疑云周之

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皆得而治之其見於典籍者曰誓史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祝宗卜史明乎

其爲聯事也而侯國三卿不設宗伯則太史之職亦可相參故墨家者流考其授受則出於太史之官觀其會

通則出於祝宗巫之官核其淵源本末則出於宗伯之

官蓋祝宗巫史均以宗伯爲之帥而宗伯又因宗廟而

得名

說文宗字下云尊祖廟也

隋志謂出於宗伯之職者統於尊也

漢志謂出於清廟之守者從其朔也古者清廟與明堂

名雖異而地則同

蔡邕明堂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

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

也其制起於太古之初故仍其朴素不過蓋以茅屋左

桓二年傳云清廟茅屋淮南子主術訓篇云昔者神農之制天下也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猶存上

棟下宇之遺風當清廟創立之時掌祭祀鬼神者不但

無宗伯之號亦未必以宗爲名則質言之曰清廟之守

耳其後唐虞之世名其官曰秩宗殷商之世名其官曰

大宗成周之世又名其官曰宗伯周禮春官云乃立春

掌邦禮鄭司農注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

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

宗宗官又主鬼神郊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

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禮

記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大宗曰宗伯爲春官

蓋所守皆在於廟故其官均謂之宗也此以知墨子之

書其所由來者遠矣彼以爲漢志所言不解爲何語者其亦未之考歟

墨家出於清廟之官說中篇

諸子之流派分列於漢志者大率以學術名其家而不以姓氏名其家是故法家不標以申韓名家不標以尹鄧道家不標以黃老縱橫家不標以蘇張卽託始之最顯者如農家亦不標以列山垂教之最高者如儒家並不標以孔子蓋學術傳千載之業而姓氏止一人之名欲後世知其本原者自當以學爲主而不以人爲主也惟墨家者流則姓氏特標而學術未著不可謂非變例

良以墨子之爲人好創論以立名

汪氏中墨子後序云墨子者蓋學焉而自

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

其徒

附和之者從而增益其說又皆托之於師

畢氏沅墨子序云今惟親

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子記錄所聞汪氏中墨子序云今定其書爲內外二篇而

以其徒之所附著爲雜篇故自周末以至漢初言墨

子之道者第誇其姓氏之顯而不尋其學術之真漢志

因之遂並史佚之書在墨子前者統名之曰墨亦狃於

其所習聞耳然欲核其實以定其名則墨翟之書可名

爲墨子而史佚之道不可名爲墨家夫鄉衍之輩言歷

象天文者旣以陰陽家爲名

漢志陰陽家有鄉子四十九篇注云名衍齊人號談

天則史佚之流言宗廟祭祀者當以鬼神家爲號蓋清

廟之地所以安鬼神祭祀之禮所以享鬼神宗伯肆師

之位所以事鬼神祝宗巫史之職所以接鬼神而史佚

墨翟之書又所以尊鬼神則其名當謂之鬼神家本無

疑義且春官之末凡以神仕者無數鄭注云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賈

疏云以其能處置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

名物鄭注云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神明降之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

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所謂凡以神仕者卽以鬼神名

家而官於清廟者也彼墨子之弟子得其師之緒言以

求名位於當時汪氏中墨子序云自墨子沒其學離而爲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鉅子

韓非謂之顯學固無非以神仕者亦無非鬼神家而已矣夫建

除堪輿之類爲術數之支流尙且各自名家況鬼神之

爲德與陰陽正相表裏奚不可名家之有乃墨氏之徒

務爲名高謂鬼神家不足以盡其道遂於宗旨之外雜

以他說令人莫測其端倪魯問篇云子墨子曰國家昏

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意音湛涵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

兼愛非攻漢志云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

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尙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

時而行是以非命以然究之本書之中言鬼神者層見

叠出尙同中篇云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以祭祀

中事鬼下愛人非樂上篇云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

民弗利非命上篇云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其他言

鬼神及天鬼者不可枚舉卽其徒之推衍其說者亦不能離乎鬼神
漢志墨家有隨巢子六篇注云墨翟弟子意林引隨巢子云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則根柢之所存終不能掩也亦何必侈言墨家而諱言鬼神家乎夫自昔聖人明鬼神之情狀而作祭祀之禮凡宗廟之官守必慎選其人楚語云使名姓之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章之宜彝器之量次度之主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書典者爲之宗則鬼神家之致敬竭誠由廟中而達諸境內者未始非儒者之所尙特墨子主持太甚往往至於失中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而墨子則先鬼神而後修

其人事

明鬼下篇云必擇六畜之勝以爲犧牲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黍稷盛故古聖王治天下也

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

充其意之所極以致囿於一偏因齋者

徹樂之文遽敢於非樂因喪者不祭之說竟敢於短喪

此則史佚史角以前鬼神家初無此失其流弊實起於

墨子蓋以身居於宋而宋出於殷沿殷人尊神之遺風

守宋人徵鬼之故智而放言無忌卒貽後世之譏正不

獨兼愛節葬之言見斥於孟子已也是故知墨子之習

於鬼神家則學術之是非無所隱遁知鬼神家之包乎

墨子則儀制之同異必務講求蓋儒家精於祭禮者不

當蒙墨家之名而墨家出於清廟者則當蒙鬼神家之

名耳要之墨子之學術合於鬼神家者自不容沒其長
不合於鬼神家者亦不必諱其短好古之士節取其詞
者固君子表微之心矣然或因其脩身等篇近於儒家
備城門等篇深於兵家遂謂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是不
知墨子本鬼神家之旁枝未足以別自名家且亦未能
盡合鬼神家之道也豈非千慮之一失哉

墨家出於清廟之官說下篇

墨家著錄於漢志者自尹佚墨翟以外有田俛子我子
隨巢子胡非子四家而隋志唐志但有隨巢胡非二家
至宋以後則並此二家而無之說者謂經孟子所闢後

人無肯居其名者故其書遂絕是固然矣抑知墨子之學名雖若亡而實則仍在中國之士雖不肯居其名而異域之人多能竊取其實則以釋家之說其學出自墨家又爲之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耳粵自周室旣衰天子之官咸失其守而學術之流播或在於四夷羲和失其官而陰陽家遂入於泰西宗伯失其官而鬼神家遂入於天竺彼漢以後釋家之說卽秦以前墨家之言蓋其戒律之修近於宗呪術之靈近於祝禳祈之舉近於巫經卷之詞近於史而其原則出於清廟故釋家所居之寺院猶墨家所守之宗廟也釋家所立之佛像猶墨家

所事之鬼神也釋家所設之供養猶墨家所行之祭祀也雖其間之儀文節度彼此似殊而窮其指歸要不相遠則釋氏與墨氏真異流而同源矣夫釋家之書所以能聳動天下者其大端有二皆不外乎鬼神一在於吉凶之徵祥一在於禍福之果報而墨子當日已開其端是故卽其所言者觀之禹之征三苗湯之放夏桀武王之伐殷紂

非攻下篇云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有神人面鳥身苗師大亂則此禹之所以征有

苗也夏王桀鬼呼國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商王紂有鬼宵吟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必使汝大堪之則此武王之所以誅紂也皆吉凶之徵祥也勾芒之祐鄭穆公

明鬼下篇云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乃恐懼

符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子

錫女壽十年有九予爲勾芒

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蒞觀

揖出與言曰春秋冬夏選失

與觀辜曰鮑幼弱官臣觀辜

殯之壇上畢氏沉云祿祝字

也選同算社神之斃中里徼

稟同敵社神之斃中里徼

三年而獄不斷盟齊之神社

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

共脚殯之盟所畢氏沉云搃

此字盧云玉篇有掙字云羸

由此推之則鬼神家之言非

家土劔以崇儉節用中篇云

而釋家之蔬食則崇儉甚

矣墨家桐棺以節葬節葬下篇云

而釋家之火化則節

葬甚矣墨家摩頂放踵以兼

愛而釋家之捨身濟物則

兼愛甚矣墨家守國待寇以非攻

公輸篇云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

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

而釋家之解劫釋冤則非攻甚矣焉得

謂釋家之法不出於墨家乎況墨家雖不廢君臣之敬

而其言曰凡殺不辜鬼神之誅

明鬼下篇云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其三

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

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

殪車中伏破而死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期年

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

上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 鬼神之誅若此之僭速也則君臣之敬已薄彼釋家之

謁國主而不拜者以此說爲之作俑也墨家雖不忘父

子之恩而其言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父子之恩已

疏彼釋家之視冤親爲平等者以此說爲之濫觴也孟

子斥楊墨爲無父無君亦逆知其貽害之無極耳若夫

墨家定嫁娶之時

節用上篇云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

敢不而釋家悉禁之者則以欲嚴齋戒之防故祭祀無

嗣續而弗恤也墨家貴牲牲之品

天志上篇云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仰

牛羊豢犬氣潔爲柔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

而釋家盡捨之者則以欲廣

慈惠之念故宗廟不血食而弗憂也此雖遞遷疊變迥

非墨子之初心而本源既差則末流之放軼固勢所必

至後代釋家之橫墨子固不得辭其責矣自唐以來闕

釋家者莫若韓昌黎所作送浮屠文暢序謂士有儒名

而墨行者亦有墨名而儒行者其意卽指釋氏爲墨家

最爲有見而讀墨子一篇則推墨而附於儒以爲辯生於末學誠以墨子之派傳於中國者尙未大背其宗而傳於西域者幾至全忘其本故詰墨猶可緩而闢釋所必先也後之信釋家者既不察其出於墨子黜釋家者亦不考其出於墨子但知釋氏之道託於鬼神而不知其竊諸墨子者本鬼神家也但知釋家之徒專於祭祀而不知其竊諸墨子者本祭祀禮也雖歷代俱設僧官論者亦第以冗官視之而實則本古時清廟之官失其所守者耳至於天主天方之教與釋氏大同小異而皆以祭祀鬼神爲綱蓋亦出於清廟之官矣孰謂墨氏之

學真絕於世耶

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說上篇

漢書藝文志云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
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
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隋書經籍志云從橫者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周官
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是也案以
周禮秋官考之凡奉使典謁之事以大小行人爲主與
之聯職者司儀行夫兩官卽附於其間秋官序官大行人
小行人司儀
行夫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人賈疏云亦環人
謂別職同官故四官各有職司而共府史胥徒也環人

象胥掌客掌訝掌交掌察掌貨賄七官皆列於其後而

掌察掌貨賄久闕其文

賈疏云蓋督察邦國之事及掌邦國所致貨賄但二官闕不可

強言也

故隋志特舉在末之掌交以括其餘職蓋司儀環

人象胥掌客掌訝皆典謁四方之賓惟行夫掌交乃爲四方之使而行夫之職實次於大小行人自不妨但述掌交著其爲行人之助誠以行人之所重不在典謁於本國而在奉使於四方則從橫家之所習必以奉使爲本也惟是從橫家宜於奉使之任人咸知之而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人罕道之良以言及從橫者皆斥其爲合從連橫而究之何以名爲從橫則不一考其本義每

覺與行人之說扞格而不能貫通今以諸家傳注核之

從與縱橫與衡字本通用

論語入佾篇從之集解云從讀曰縱禹貢至於衡漳鄭注

云橫漳漳水橫流

從與經橫與緯義亦相同

說文經字下云織也緯字下云織橫

絲也段氏玉裁據御覽所引改織也爲織從絲也

楚詞沈江云不別橫之與縱注云緯曰橫經曰從凡南

北謂之經東西謂之緯

大戴禮易本命篇云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考工記匠人云

國中九經九緯賈疏云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

故從可訓爲南北橫可訓

爲東西

一切經音義三引韋詩傳云東西曰橫南北曰從淮南覽冥訓云縱橫間之注云南與北合爲

縱東與西合爲橫

東西南北四方爲人所共行之路而行人奉

使尤當徧歷四方

小行人云使適四方鄭注云適之也

其官旣以行爲名

則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所謂從橫者無他夫亦曰行而

已矣且也從有順義

廣韻云從古作从說文从相聽也今案相聽卽順從之義樂記云率

神而從天鄭注云從順也

橫有逆義

說文橫字下云闌木也衡字下云牛觸橫大木也今案闌與觸

皆有橫逆之義荀子致仕篇云不官而衡至者注云橫至橫逆而至也

從橫有旁午之義

儀禮大射儀云度尺而午鄭注云一從一橫曰午特牲饋食云午割之鄭注云午割從橫割之漢書霍光傳云

使者旁午師古曰一縱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

亦卽交午之義

古今注云程雅問曰堯設

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亦以表識衢路也今西京謂

之交午也今案柱本以從木爲之復加橫木於柱頭則有從橫交午之象爾雅釋宮云四達謂之衢郭注云交

道四出所謂表識衢路者蓋以四方之途徑示行人也

交午旁午者行人之奔走

從橫順逆者行人之往來則行字取義於從橫固確有

明徵矣

說文行字下云人之步趨也从彳彳字下云小步也彳字下云步止也今案步趨與步止卽

往來順逆之意况乎習從橫者或稱說士或稱策士士字指事

爲推十合一

說文士字下云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

爲士者果能

奉使於四方而出疆專對自不憚東西南北之遠矣昔

吾夫子歷聘各國自稱爲東西南北之人

檀弓上篇云今邱也東西

南北之人也鄭注云言居無常處也

蓋轍環天下終其身故以行人自擬

耳當春秋之世爲行人者猶有三代之遺風從橫家與

儒家其道初無歧異行於南北者即可稱爲從人行於

東西者即可稱爲橫人在夫子既以東西南北之人爲

名則儒者必不以從橫之名爲諱志在四方者固賢哲

之所許也迨戰國以還合從連橫之輩專恃詐譏爲策

漢志云及邪人爲之其事遂爲儒者所羞稱而從橫家則尚詐諛而棄其信

言恆爲後人所詬病然合從者合其南北連橫者連其

東西史記蘇秦傳云夫衡人者索蘇秦以合從爲功往

來於南北張儀以連橫爲務奔走於東西據史記蘇秦

說燕趙次說韓魏次說齊楚然後反報於趙是謂由北

至南由南還北儀始說魏楚韓次說齊趙燕然後反報

於秦是謂由西所存者雖非古行人之心而所踐者猶

是古行人之跡然則儀秦所爲誠不可爲訓而從橫所

出則未可厚非矣若夫釋從橫之訓者或謂東西爲從

南北爲橫儀禮鄉射云十純則縮而委之鄭注云縮從

北爲從東西爲橫今釋算者東面而言從橫則此變例

之異而非其常也斥從橫之說者或謂從者合眾強橫者攻眾弱韓非子五蠹篇云從者合眾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此末學之失而非其本也考古者能明乎從橫之初義又何難洞悉其源流也哉

從橫家出於行人之說中篇

從橫之書載於漢志者十二家今皆不存載於隋志者

僅鬼谷子一書其文辭甚為奇橫

高似孫子畧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

異豪偉之氣求聘乎用以自放於文章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

即觀於篇

目或以捭闔轉丸為名

捭闔篇云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轉丸

篇久亡本經陰符七術篇屢言轉丸孫氏星衍云疑即轉丸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轉丸逞其巧辭或以

揣情摩意爲名

揣篇摩篇御覽四百六十二引作揣情篇摩意篇史記蘇秦傳索隱引王劭云

揣情摩意是鬼

皆修辭之要指後世論文者莫能出其

谷之二章名

範圍蓋古者行人之官本以辭命爲職故行人之任必

以文彩爲先嘗以經傳考之聘禮言辭達論語亦言辭

達乃行人應對之辭

潛研堂集論語答問云辭答而已矣此辭卽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

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

表左傳言爲辭論語則言爲命乃行人簡牘之辭命

左氏

襄三十一年傳云子羽爲行人能知四國之爲而又善爲辭令高似孫緯畧云讀左氏傳因悟爲命禮記草創

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其精詳如此文章安得不好而欲求應對

簡牘之才則惟從橫家嫻習文辭乃克受行人之寄耳

然則志所謂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孔子所謂非文辭不

爲功者固儒家之至論而亦從橫家所當奉爲矩矱者

矣鬼谷子爲從橫家最著之書雖抵熾飛箝事多不軌

於正飛箝篇云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矜而箝

之盧氏文弼鬼谷子跋曰凡其掉闔鉤箝之術祇可施

於闇君耳又其抵熾篇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此

非遇明君治世所挾然其立說之意皆在乎文章文辭

之術皆無所可用乎此則淵源出於古之

論之也權篇云繁稱文辭者博也御覽五百

行人立說具有根柢故蘇秦張儀得其緒論三十引鬼

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爲鬼谷先生蘇秦張儀往

見之擇日而學史記蘇秦傳云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

鬼谷先生張儀傳云始嘗與並爲從橫之雄漢志從橫

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家首列蘇

子三十一篇次列張子
十篇注云名秦名僕非獨簡練揣摩可見其誦文之

篤志抑且刺股書掌可證其習文之苦心
戰國策云蘇秦乃夜發書

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
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王嘉拾遺記云張儀蘇秦二

人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
則以墨書於掌中及股裏夜還折竹寫之故戰國之文

猶有春秋行人遺意而游說中特顯者無過儀秦未可

鄙其人之傾危而斥其文爲險譎遂謂從橫家無足道

也漢代撰從橫之書者如蒯通鄒陽主父偃徐樂莊安

等人
漢志從橫家有蒯子五篇注云名通又有鄒陽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今案莊

安卽嚴安避漢
明帝諱而改均屬能文之士雖書已久佚而列傳所

載文筆猶可想見其大凡
史記淮陰侯傳載蒯通說韓信之語田儋傳未言蒯通論

載文筆猶可想見其大凡

信之語田儋傳未言蒯通論

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鄒陽傳載其上梁孝王書主
父俱傳載其諫伐匈奴書又載徐樂莊安言世務書漢
書各傳所載畧同鄒陽傳又載其諫吳王書蒯通傳末
云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八十一首號曰
備此皆以應對簡牘爲專長可備行人之選矣自東漢

以降立言者恥以從橫得名史志中從橫家之書不過

僅存其目

舊唐書經籍志自鬼谷子以外但載
補闕子十卷新唐書藝文志亦然

然歷代

奉使與館伴皆以文才相高

北史李諧傳云旣南北通
好務以俊父相矜衡命接

客必盡一時之選無
才地者不得與焉

卽將命於外夷者猶以文學爲重

舊唐書新羅傳云邢璣往新羅上謂璣曰新羅號爲君
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於講論故選
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凡以詞華敏辨見
傳教之盛璣等至彼大爲蕃人所敬

稱者史傳皆特爲記載蓋行人之有關國體所係匪輕

雖文士不欲居從橫之名而使臣自當明從橫之畧故

文之由朝以宣於野者爲誥敕詔命則典諸內外制之

官

唐宋時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文之由下以達於上者爲表章箋啟

則典諸掌書記之官

唐宋以前凡幕府皆有之

文之由內以播於外

者爲國信封冊則典諸正副使之官三者皆古行人所

司而奉使尤爲切務則從橫之術固不可廢矣要之周

秦以前應對最繁而簡牘亦具

文心雕龍書記篇云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

聘繁書介彌盛饒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

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漢魏以後應對較省而簡牘

尤多

史通言語篇云逮漢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尙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

於筆札幸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以下無足觀焉今案史通謂漢以下方冊載言皆無足觀其說未免太過然其謂言語轉爲文詞則固確有所見也其工於辭

命者大抵於從橫之學爲近故其文施於書檄則有如

房元齡

舊唐書房元齡傳云元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藪

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

其文

施於敷奏則有如馬周

舊唐書馬周傳云周有機辨能敷奏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

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

倦昔蘇張終

其文施於諫議則有如魏徵

蘇明允諫論云夫游說之

賈正應此耳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從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吳會能改齋漫錄云子讀鄭公出關詩云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舊唐書魏

公傳云尤屬意從橫之說其文施於詔令章疏則有如

乃知魏公少學縱橫無疑

陸贄舊唐書陸贄傳云贄揮翰起草莫不曲盡事情中

於機會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

感激又云其於議論應對明

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此皆名世之良臣藉縱橫

之文以展其經濟又不但優爲行人而已周易賁彖傳
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爲行人
者果能察時變以觀化成而顯其文於天下則有功世
教不愧爲儒者之文矣又豈僅以縱橫名家也哉

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說下篇

西漢以前未有別集之目

隋書經籍志云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

而詩

賦作於哀平以前者凡百有六家漢書藝文志云傳曰

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今按交接鄰國者行人之專司揖讓諭志者行人之常事據此則詩賦之學亦出行人之官其業實從橫家所獨擅蓋賦本六藝之一乃古詩之流而六藝之中其用以賦爲最廣古詩雖不別標賦體然凡作詩者皆謂之賦詩

左氏隱三年傳云衛人所爲賦碩人也閔二年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又云鄭人爲

之賦清人文六年傳云誦詩者亦謂之賦詩

左氏襄二

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十八年傳漢志戒從橫家流誦詩三百不能專對誠以出

斷章

使四方者必當有得於詩古詩多因行人而作亦多爲

行人所誦則賦詩本於奉使爲宜故以三百篇證之有

知行人之勤勞而賦詩以慰恤者周南卷耳序云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

鄭箋云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又云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有

獎行人之往來而賦詩以褒美者小雅四牡序云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

知則說矣首章云四牡騤騤毛傳云騤騤行不止之貌皇皇者華序云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

華也首章云騤騤征夫毛傳云征夫行人也有行人從政而室家賦詩以勸

之者召南殷其雷序云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鄭箋云遠行謂使出邦畿

有行人于役而僚友賦詩以念之者王風君子于役序云君子行役無期

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正義曰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有行人困瘁而

賦詩以抒其情者

小雅北山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從

卒事國又云或不已于行縣蠻序云大臣不用仁心遺

志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鄭箋云古者卿大夫出行士

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因有行人憂悶而賦詩以述其境

乏於資財則當彌贍之

者王風黍離三章皆言行遵靡靡知我者謂我心憂序

云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

去而作是詩也小雅小明首章云我征徂是古詩每因

西至於芄野又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

行人而作習從橫者固宜能作詩矣又以左氏傳證之

有行人相儀而賦詩者襄二十六年傳云齊侯鄭伯爲

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

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有行人出聘而

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

賦詩者襄八年傳云晉范宣子來有行人乞援而賦詩

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

者襄十六年傳云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曰敝邑之急

朝不及夕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雁之急

卒章有行人蒞盟而賦詩者襄二十七年傳云楚薳罷如晉蒞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

醉有行人當宴會而賦詩者昭元年傳云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

之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又賦采芣子皮賦野有死麇之卒章趙孟賦常棣有行人答餞送

而賦詩者昭十六年傳云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蔣賦

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藁兮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是古詩每爲行人

所誦好從橫者更宜能誦詩矣且夫採風於侯邦者本

行人之舊典漢書食貨志云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此其音律呂聞於天子顏注

云行人觀樂於鄰國者亦行人之深心左氏襄三十年傳云吳公子札

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則詩賦之根源惟行人研尋最審

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所以賦詩當答者行人無容緘默左氏昭十二年傳云宋華定來聘公享之

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賦詩不當答者行人必爲剖陳左

文四年傳云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形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諸侯敵

王所賦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今陪臣來繼禮

好君辱賦之其敢由是言之行人承命以修好苟非登

千大禮以自取戾

高能賦者難期專對之能矣漢志所載詩賦首列屈原

而唐勒宋玉次之屈原賦二十五篇唐勒賦十六篇其學皆源於

古詩漢志云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

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雖體格與三百篇漸

作賦以風成有惻隱古詩之義

與文心雕龍詮賦篇云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於是荀

成況禮智宋玉風鈞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

成大國斯蓋別詩之

而數人者皆長於辭令有行人應

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而數人者皆長於辭令有行人應

對之才

史記屈原傳云媿於辭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

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則惟千古詩賦之宗工始盡

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從橫之能事矣西漢人詩賦見於藝文志者如陸賈嚴

助之流

陸賈賦三篇嚴並以辨論見稱受命出使

史記陸賈傳云名為有口辨士居左右常使諸侯漢書嚴助傳云

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又云迺遣助曰節發兵會稽論意是詩賦雖別為一畧不與從橫同科而夷考作者之

生平大抵會任行人之職也東漢以後詩賦咸以集名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引吳氏曰按閔馬父論商頌之

亂曰韋昭注輯成也蓋東京別集之名實本於劉歆之

輯畧而輯畧又本於商頌之輯云為行人者以詩賦與鄰境唱酬亦莫

不雍容華國

三國志諸葛恪傳注引恪別傳云權嘗

蜀使費禕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

筆作磨賦咸稱善焉隋書薛道衡傳云陳使傅縡聘齊
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絳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
北稱又豈特行旅之詩賦如班彪北征潘岳西征藉江

山之壯偉以助其才哉

王氏鳴盛少司農表公使浙集序云計惟奉使之臣感恩戀闕

必有優渥之言而星軺所屆又得名山

大川以據豁其襟抱則於詩家爲宜 況乎詩賦之易

涉輕桃以從橫家恆多矜詡

顏氏家訓文章篇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原其所積

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

詩賦之競求靡麗以

從橫家常喜浮誇

漢書藝文志云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侈

麗宏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則卽其流弊

之日詩人之賦麗以別辭人之賦麗以淫

之所窮亦足證本原之不異焉得謂集部與子部竟無

關耶至於登高能賦之言本於毛公詩傳

義同古多通用在君子九能之內夫九能均不外乎作文故總

名曰德音而升高能賦與使能造命相次其爲行人之

詩賦無疑鄭風定之方中毛傳云故建邦能命龜田能

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

有德音可以爲大夫隋書經籍志集部總論云文者所以

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古人詩賦俱謂之文續集咸

云云其說亦本於毛傳秩無文解云古人稱詩之入樂者曰文故子夏詩大序

曰聲成文謂之音孟子曰不以文害辭趙岐曰文詩之

文章則無論詩集文集之殊皆從橫家統緒之所寄也

若夫孫卿之賦漢志著錄於詩賦門中其文今見於荀

子賦篇而賈誼蕭望之劉向亦俱有賦漢志載孫卿賦

篇蕭望之賦四篇十篇賈誼賦七

劉向賦三十三篇

此又以儒者兼文士之才非從橫家

所能限矣然則學記所謂宵雅肄三官其始者卽望其能賦詩而爲行人之官故以使者轄軒勵初學進修之志耳

學記鄭注云宵之言小也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欲知文章詩賦之流別者盍留意於從橫家乎

通義堂文集卷十一